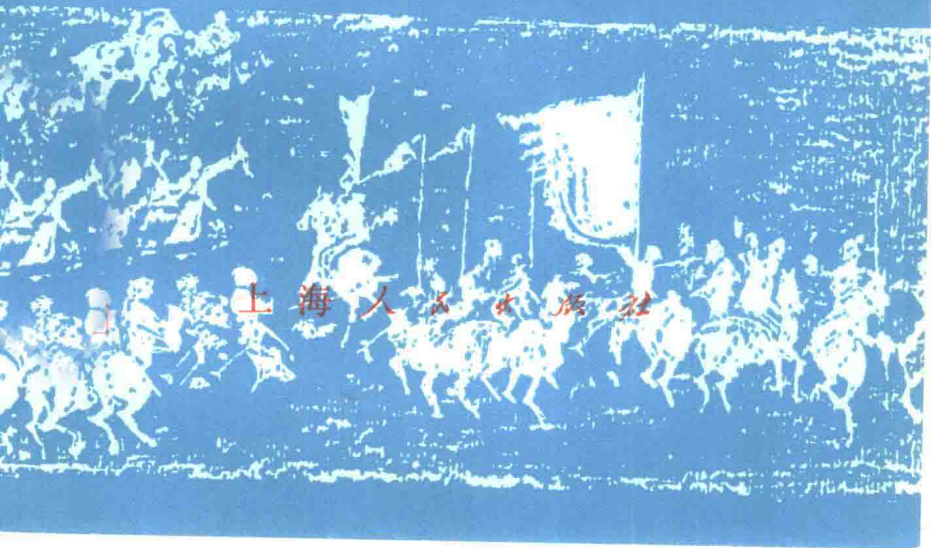


張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 良

《张良》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 良

《张良》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75 字数 43,000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185 定价: 0.19元

目 录

一	孤注一掷	1
二	下邳受书	8
三	初随刘邦	15
四	鸿门斗智	22
五	千里归汉	30
六	下邑画策	37
七	谏阻分封	43
八	猛追穷寇	49
九	自请留侯	60
十	晚年贡献	66
十一	革命转变	75

拉开二千多年前秦汉之际的历史画卷，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幅壮丽的史画。在那风雷激荡的画面上，张良占据着显眼的一角。他出身于世代相韩的贵族之家，隶属旧六国奴隶主集团。在秦末汉初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中，由于张良在刘邦法家路线的引导下，不断荡涤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步改变原来的反动立场，这就使得这位奴隶主贵族的后裔，终于转变为汉初著名的法家人物。

一 孤注一掷

历史的车轮进入战国末期，统一中国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以秦王嬴政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为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斗争，在客观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早在春秋与战国之交，风起云涌的奴隶起义，推动着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

68305

所进行的封建革命。但是东方六国(韩、赵、魏、齐、燕、楚)的封建改革,先后由于奴隶主贵族的阻挠,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挫折或失败。唯有秦国的新兴地主阶级继承和发展了商鞅变法的事业,在各个方面厉行法家路线,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巩固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步使秦国变为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从公元前二三〇年开始,秦王嬴政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战争,首先向关东六国中最弱的韩国开刀。

韩国座落在中原地带(今河南中部颍河流域),它介于魏、秦、楚诸国之间,历来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春秋末期,韩氏与魏氏、赵氏同是晋国代表新兴地主势力的三家大夫。自“三家分晋”之后,韩国作为独立的封建国家出现在战国七雄之中。

韩国是张良的故乡。张良,字子房(?——公元前一八九年),韩国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出身于贵族世家。他的家世与整个韩国的命运紧密相联。韩昭侯时代,在大规模的奴隶斗争推动下,法家申不害为相十五年,进行了一系列封建改革,使韩国开始出现繁荣富强的局面。由于封建革命的不彻底,在申不害死后,那些所谓“当涂(途)之人”的奴隶主贵族,结党营私,朋比为奸,使得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术之士”,“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①。张良前辈的相韩,正处在韩国

奴隶主贵族重新占优势时期。从张良的祖父开地到父亲平，先后作过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厘王、悼惠王五代的丞相。就在这“五世相韩”期间，韩国日益衰弱，逐渐沦为七国中最弱小的一个。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② 战国末期统一中国的历史潮流，犹如奔腾咆哮的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滚滚向东。韩国是秦国通向关东的一块跳板，因而也就成为秦国第一个进军的目标。公元前二三〇年，秦王嬴政派内史腾一举攻下韩国，俘虏了韩王安，把韩地置为颍川郡。秦灭韩是新兴地主阶级扫荡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割据势力的正义战争。激烈的阶级斗争，把年轻的张良推上了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当时张良已二十岁出头，他虽然年纪很轻，还没有在韩国当官，但目睹了统一战争的刀光剑影。革命的大变革，迫使张良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回答：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还是奴隶主贵族一边，二者必居其一。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张良生活在韩国豪华的贵族家庭。在他父亲死后二十年，张良家中尚有僮仆三百，资产万金，所以在张良的身上从小就打下了奴隶主阶级的印记。韩国的灭亡，打破了张良世

① 韩非：《孤愤》。

② 李白诗：《将进酒》。

代仕韩，永享富贵荣华的迷梦。阶级本能驱使他踏上复辟的道路。他把全部精力灌注到为韩复仇的事业上。他“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①。这充分反映了没落奴隶主贵族对新兴地主阶级领袖的仇恨心理。

在四处复辟活动中，张良曾“学礼淮阳”^②（今河南省东部），接受了儒家的反动思想。张良所学的礼就是周礼，即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礼仪。实际上它包括整个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张良学礼的目的，也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具体的，就是“兴”早已灭亡的韩国，“继”业已没落的贵族世家，“举”被打倒的韩国遗老遗少。淮阳学礼使张良深受儒家反动思想的毒害。这是他走上复辟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礼淮阳”之后，张良又“东见仓海君”。仓海君是一个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是他替张良精心物色了一个亡命之徒为刺客，是他为张良制作了重达一百二十斤（约合今五十斤）的大铁椎为凶器。铁椎有柄，形状如瓜，用以击人。在谋刺秦皇的过程中，出头露面的是张良，幕后指挥的则是这个仓海君。

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建立，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但新的社会制度刚刚建

^{①②} 《史记·留侯世家》。

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期。为此，秦始皇在“初并天下”后亲自巡视各地，宣扬秦王朝的法家路线，以加强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的专政。“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天自碧”。中唐年轻的进步诗人李贺，曾以澎湃的激情塑造了秦始皇巡视全国的威武形象。秦始皇视察的重点在东方六国，特别是齐鲁一带。齐鲁是孔丘、孟轲的老巢，也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最后攻克地区，所以奴隶主复辟势力十分猖獗。而张良谋刺也正是选择在秦始皇东游齐鲁的途中。

公元前二一八年春，秦始皇第三次出巡，从首都咸阳出发，东出函谷关，直赴山东半岛。三、四月里，春风送暖，阳光和煦。秦始皇出巡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河南阳武（今河南原阳）。三十六辆车张挂披戴，将士诸官前呼后拥。这时，张良和刺客预先埋伏在阳武城西南的博浪沙。驰道两旁蒿草丛生，人烟稀少。只见远处尘土飞扬，车队慢慢驰近。霎时，刺客猛地跃起，将百余斤的大铁椎狠命扔出去。凶器从秦始皇的御车前擦过，落在旁边的副车上，将车轭砸断。乘队伍混乱之际，张良和刺客落荒而逃。

博浪沙谋刺，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向新兴地主阶级的一次猖狂反扑。为此，秦始皇下令在全国通缉刺客。面对着奴隶主贵族卑鄙的暗杀活动，秦始皇毫无畏惧，继续巡游东方。他出博浪沙，

登之罟(ǒ 福)刻石记功，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大造革命舆论。在题词中，秦始皇批判了“六国回辟，贪戾(戾立)无厌，虐杀不已”^①的罪行，表示了“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②的决心。登之罟后，秦始皇至琅琊，从上党返。秦始皇视察东方的胜利，宣告了张良谋刺的破产。

历史上有多少儒生曾经以博浪椎为题材，舞文弄墨，借以攻击秦始皇。“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这是宋代的大儒苏轼，在臭名昭著的《留侯论》中，对张良谋刺秦皇的狂热吹捧。苏轼特别点出：张良“以盖世之才”而特出于荆轲之计。荆轲是燕国奴隶主头子太子丹所豢养的一条走狗。秦始皇统一全国前夕，荆轲在咸阳宫中谋刺秦王的举动，只不过是螳臂挡车的绝望挣扎。荆匕、良椎，同出一辙。相隔九年之后，所谓“盖世之才”的张良，仿效荆轲谋刺的阴谋诡计。这表明早期的张良持有同荆轲相同的反动立场。

对于秦王朝统治下“黔(qián 钱)首安宁，不用兵革”^③的现状，饱受战争灾难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欢迎的。而对一小撮旧六国反动派来说，却是莫大的灾难。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恢复被夺去的天堂。一九七二年在河南新郑(当时韩国的首都)，曾出土了二三百件青铜兵器。这是当年秦军攻破韩国时，韩国反动派企图东

①②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

山再起暗自埋藏的武器。张良是以奴隶主贵族的孤臣孽子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他登台的第一次拙劣表演，也是同样的说明。但这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张良孤注一掷的行动，在他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污点。

当然，博浪沙事件只是代表张良的前半段历史，至于以后的道路怎么走，还有待于他作出新的抉择。

二 下邳受书

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刺客，使张良惶惶不安。为了躲避秦王朝的追捕，他乔装打扮，逃往齐楚故地。张良来到黄河岸边，汹涌的波涛拍打着堤岸，往事象浪潮一样涌上心头：韩国的灭亡、家庭的破产、谋刺的失败……这一切都在他胸中萦绕。他渡过黄河，向东跋涉数百里，来到了下邳（今江苏邳县南）。抱着强烈复仇思想的张良，决心“更名姓，亡匿（nì逆）下邳。”^①

下邳原属楚地，紧靠旧齐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为下邳县。张良寻找下邳作为庇身之地不是偶然的。由于封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其他国家相比，楚国保存的奴隶制残余较多。全国统一后，因旧楚地远离秦王朝的中心区域，就全国范围而言，该地区的封建统治较为薄弱。故楚的南公曾扬言：“楚虽三户，亡秦

① 《史记·留侯世家》。另外，东汉思想家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篇》中记载：“留侯张良，韩公族，姬姓也。……秦素贼急，良乃变姓为张，匿于下邳”。

必楚”^①，透过这位阴阳家的叫嚣，可以听到楚地奴隶主贵族的咬牙切齿声。这就是为什么在秦王朝时期，故楚成为旧六国奴隶主的聚集地。因此，对于被官府搜捕的张良来说，下邳是一块暂以栖身的“绿洲”。

韩灭的耻辱使得张良胸中复仇的火焰始终不能平息，不过博浪沙的失败，给他留下的教训仍然记忆犹新。处在徬徨中的张良，平时经常来到当地横跨沂水的圯(yí 移，桥梁)上散步。一天，张良独立桥头。只见一位穿短袍的老翁，步履蹒跚地走到他的面前，故意把鞋子掉到桥下，然后回头差使张良：“小子！下去给我拾鞋。”张良不由一愣，暗想：这不是在戏弄我吗？不禁拔拳想打他。但转面一想，自己是被通缉的罪犯，只得强压怒气下去取鞋。拾好鞋，老人又要他穿上。张良诧异地跪在地上替他穿鞋。那人伸脚让张良穿上后大笑而去，张良目瞪口呆地看着远去的老翁。走出一段路，老人又突然折回来，对张良赞叹地表示：“孺子可教矣！”并相约五天后在此会面。困惑不解的张良不知所措地跪在地上表示允诺。

五天之后，张良前往桥上，想不到老翁已等在那里。他严厉责备张良：“同老人约会，为什么迟到？”分手时，他再约张良五天后见面。第二次，张良在鸡叫头遍就前往赴约。走近桥头，张良大吃一惊：老人又比他

^① 《史记·项羽本纪》。

早到。又五天后，寻找出路的迫切心情，促使张良不到半夜就去桥上等候老人。过了一会，老翁来了。他高兴地赞扬张良：“当如是”，然后取出一编竹简赠送张良。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太公兵法》。

《太公兵法》是后人假托齐国的姜太公名义的一部军事著作。此书久已失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共有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汉书》把它列入道家类，其实它是一部“道表法里”的黄老著作。全书以“绝去礼学，兼弃仁义”为其宗旨。黄老学说包含着朴素的古代辩证法。它的“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辩证法观点，对张良以后谋事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军事学是黄老学派着重研究的领域。《太公兵法》中的法家军事思想，对张良以后制定军事战略战术有着巨大的帮助。“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①北宋法家王安石的“天与之”的说法，虽然还没有摆脱唯心论的局限，但他尖锐地批判了授书人是十三年后谷城山（今山东省东阿县南部）下那块黄石头一类无稽之谈。黄老学派在齐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张良得到《太公兵法》，是他接触齐地盛行的黄老思想的开始。

虽然《太公兵法》是一部法家军事著作，不过赠书人却带有明显的反秦倾向。这位老翁名叫黄石公，是

^① 王安石诗：《张良》。

济北人，属旧齐国。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黄石公曾著有《黄石公三略》，此书也已失传。黄石公的一生，主要是在战国后期度过的。战国七雄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旧齐的黄石公对秦王朝自然是不满的。黄石公赠书时曾向张良点出：读此书，十年后“则为王者师矣”。这里的“王者”，是指东方六国的诸侯王。所谓“十年”固然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货色，但在全国统一后的第三年，年迈的黄石公要张良当“王者师”，显然他是把反秦的希望寄托在“孺子”张良身上。

同时，漫步下邳桥上的张良，也象漂泊在茫茫大海中的孤舟，渴望找到新的出路。圯上受书是他追求新思想的具体表现。张良十分珍视《太公兵法》，“常习诵读之”。张良刻苦学习《太公兵法》，其中的法家思想象潮水般地冲击着他头脑中的儒家礼学体系。张良认真学习法家理论，这使他以后从没落的奴隶主集团投向新兴地主阶级阵营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

张良在下邳地区的生活，比起他少年时代的贵族庭院来，视野要开阔得多。他能比较直观地看到一些秦始皇法家路线在全国的胜利。这对张良来说不能没有一点影响。张良在下邳十年，也耳闻目睹了奴隶主贵族复辟活动的一次又一次失败。尤其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使曾受儒家思想毒害的张良深为震动。



读太公兵法

张良在隐居下邳期间过着布衣生活，这使他能比较熟悉劳动人民的状况，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在下邳十年，由于地主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张良进一步感到复辟的渺茫，但在隐居期间，他的旧阶级立场还没有得到改变。当时，张良“为任侠”，交游广阔，其中包括与奴隶主贵族也保持着某种联系。项伯就是张良所结交的密友。“素善”张良的项伯，是项羽的叔父。项氏世代为楚将。项羽的祖父项燕是楚国的名将，在秦始皇统一战争中被杀。所以楚国的项氏集团对秦王朝怀有强烈的亡国之恨，杀亲之仇。当秦始皇视察东南地区时，羽毛未丰的项羽就发出了“彼可取而代之”的狂妄叫嚣。项氏集团搜罗一批残渣余孽，暗中结识所谓的“吴中豪杰”，并勾结地主政权内部的代理人，为反革命复辟进行各方面的准备。而项伯就是这一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在秦王朝统治下，项伯曾杀人犯罪，得到张良帮助逃避封建法律的制裁。由项伯“从良匿”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理论上开始接受法家思想影响的张良，政治立场仍然属于原来的阶级。张良和项氏集团的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到他以后一段时期所走的道路。

圯上受书是张良接触法家思想的开端。而历来的儒家却抽去受书的内容，别有用心地渲染张良在受书时的所谓“忍耐”精神。苏轼的《留侯论》也曾吹捧张良